

书呆子也爱体育

赵荣发

如同发现一只病猫竟能变成一头金钱豹似的,那天单位里新来的一名大学生听我说起,下班后要赶到虹口足球场观看一场足球赛,居然惊愕不已地看着我:“赵老师,你也是个足球迷,也喜欢体育啊?”

这算什么话呢?我老夫子虽然身材单薄,一阵风都能吹倒似的,但你也不能就此把我从体育爱好者群体中一脚踢出去啊,这不是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吗?

要说,我还真是喜欢体育。

早在念中学时,我就因为个头较高而被体育老师看中,参加了学校篮球队。每周训练一次,运球、三步上篮、一对一防守,相当正规。可惜,也实在是不够强壮,正式比赛时我很少被派上场,反倒是凭借了一点基本常识,经常充当起学校篮球赛的裁判,技术上肯定不很到位,但和“黑哨”绝对不沾边。

后来,我把兴趣转到乒乓球运动上,不过情况还是不尽如人意。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单项运动会,班级之间的乒乓球对抗赛是其中最热门的项目。比赛分男女

两项,每队各五名队员,每场五局三胜,而我通常被安排在最后一名出场,也就是说,我只有在前面四位同学打成了二比二平的情况下,才有机会上场表现一下。好在,我那时的大局观念很强,所以尽管非常渴望能上场,但更希望前面几位同学就能干脆利落地把胜利拿下,为了集体荣誉,哪怕自己只是个备胎也很光荣。

一晃,我就高中毕业下乡务农了,从此与体育一别数年,直到恢复高考上了大学,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,上场比赛却不再是我追逐的风光。这样反倒好,大学四年时间,我们经常在小操场上随意地打打篮球排球什么的,不远处的丽娃河静静流淌着,我们却一派热气腾腾,好不活跃。

没想到的是还会亲近自行车。原来,我大学毕业后,被“统配”到一所农村中学教书。学校离家二十来里路,当时只有一条长途公交车可乘,每小时一班,两头还得步行二十来分钟。权衡之下,我决定骑自行车上下班,不料一开始就尝到了孤单落寞的滋味,碰到刮风下雨的日子,更是累得够呛,不

免心生怨恨:“唉,好不容易从农村闯进市区,想不到现在又被分到更远的郊外!”

但是,慢慢地,乡村老师和学生们的淳朴好学感动了我,日复一日地骑车往返也成习惯,我的心境逐渐开朗起来。有一次骑车上班路上,刚好有个少体校的自行车队从我身边掠过,我望着他们的身影,突发异想:这些运动员天天玩命地训练、比赛,而我只把骑车作为一种交通方式,可骑可不骑,可快也可慢,既省了车费,又练了身体,岂非应了乡里人家的一句俚语么——“饭碗里炖蛋糊,一举两得”。

就这样,我骑了好几年自行车,直到后来被调到区里的机关大院工作,家也搬到了附近的新村里,上下班只隔了一条横马路,步行十来分钟即可抵达,所以,我不仅不再骑车,而且逐渐疏远了体育锻炼,越来越成了个瘦弱的书呆子了。

好在几年后,随着机关职工体育活动的普及,我们单位也添置了一张乒乓球台,我又重新拿起乒乓球拍,而那位新来的大学生不知深浅,竟然藐视我,没想到第一回和我交战,居然败在我的手下,不得不买账:“赵老,你可以啊!”

这时,我嘴上“哪里哪里”地礼貌一下,心里却偷着乐:嘿,准让你大意失荆州来着,至于以后的输赢,也就之后再再说啦!

江南听雨

王南海

瓦温婉,晕染着一份诗情画意。

喜欢听一首优美的乐曲《声声慢》。一个男子在古巷里,深情地唱:“青砖伴瓦漆,白马踏新泥。屋檐洒雨滴,炊烟袅袅起,蹉跎辗转,宛然的你,在哪里?”此时,那水滴洒落在磨得光亮的石板路上。天地间,浸着一股清爽,又有一缕浓浓的思念。

在江南水乡度过的时光是慢的。你可以读着《从前慢》,缓缓地行走在江南古镇的石板路上。小雨淅淅沥沥,屋檐上的瓦片被雨水浸润,然后形成了漂亮的雨帘。穿街过巷,在亭内休息。水波里小船摇曳,人们采购来新鲜的水果和蔬菜。一切都是缓缓的,如果你恰好喝上一杯杭白菊,赏着小雨中的水乡,心灵也如水墨的画卷般,被晕染着。

此时,你的眼前,真的会出现身着蓝印花布的姑娘,打着一把油纸伞,缓缓地

朝着小巷深处走去。那是从诗中走出来的姑娘么?水乡烟雨,那些桥,那些船,都在风雨中静默着,而桥下的青苔经过了雨水的滋润,更显得葱茏翠绿。你的心中,似乎也柔软起来,一如小夜曲般悠然。

汪曾祺先生写过《下雨天》,他写道:雨真大。下得屋顶上起了烟。大雨蹒跚在天井的积水里,砸出一个一个水泡。我用两只手捂着耳朵,又放开,听雨声“呜一哇,呜一哇”,下大雨,我常这样听雨玩。

其实,江南的雨很少有瓢泼大雨,江南的雨似乎总是淅沥的小雨,不疾不徐,不紧不慢。它自有自己的节奏。此时,雨也在享受着这个过程,拥抱江南古镇的石板路,拥抱升腾的炊烟,然后缓缓地落在瓦片上。如果说,人们喜欢用墨画下山水空灵,那么雨就喜欢用雨点,勾勒出古镇温婉柔美的一面。

一抹烟雨洒落江南,江南的一切风物都水润润的,自然万物都在雨水中孕育,生长。江南落雨,落得婉约,落得柔美,落得缓慢,似乎它想用自己的节奏,向你缓缓地倾诉江南的美……



两只黄鹂鸣翠柳

方华 摄

華亭風

吴真南 书

归来蜜蜂正嗡嗡

何愿斌

正午,木质大门的铁环上套着一把永固牌长锁,不过我侧着身子能够钻进去。我找到条几上的钥匙,开门,然后再上锁。母鸡进进出出,有两只躺在鸡窝里,暂时还没有发出咕咕咕咕的炫耀声。

宅南有一片晾晒空场,我将竹椅搬出,搁几本小人书在方凳上。蜜蜂嗡嗡叫着,在菜花丛采蜜。一册书未看完,我就犯困了,醒来时,阳光晒得浑身软绵绵的。我起身到园子里看蜜蜂,它们一刻也没有停。肥嘟嘟的身子攀住花蕊,吮吸一番,再钻进去,吸完花粉,又出来,奔向另外一朵。柔嫩的花枝不时低首,反弹,微微晃动,毫无抗拒之力。蜜蜂的金色翅膀在阳光下震颤,比转动的发条还快,数不清抖动的次数。它们密集嗡嗡声穿入耳鼓,仿佛耳鸣。

骄阳静默,繁花娴静,丘谷没有风

声,蜜蜂占据着舞台全部角色,我的出现几乎就是一个打扰。

走过菜园,是一片油菜花地,这是黄金铺陈的花海。置身于花丛,我很快也成了一只蜜蜂,难以找寻。花瓣扑腾到我衣服上,花瓣悠悠飘落。灰土蛙腾跃而起,抛洒下一排亮晶晶的尿迹。用不了多久,蛙鸣将充塞四野,成为夜晚的主旋律。我拾起空地上的小虫草,第一批雏鸡就要出壳了,它们将在春天的大地上翻滚,鸣啾,练习捉虫子。

当我提着一篮子春色回家时,蜂群正沿着土墙嗡嗡起舞,它们似乎是忙累了,要寻觅一个午后歇息的温馨去处。

若干年后的双休,我驱车百里回到老宅,空气里蓄满令人沉醉的芳香。母亲倚靠海棠树下纳鞋底,蜜蜂嗡嗡叫着,她的头发像梨花一样雪白。

诗话宝藏(十二)

王迎高

清代布拉达宫红宫修砌图

火一样的场景,火一样的十三层任重道远。

火一样的气势磅礴,火一样的雪域巍峨与苍穹。

火,绵延不断,如愿以偿,火然泉达和火树银花。

火在墙面如火如荼,火在回廊万家灯火后三千年不息。

火在烧,似乎每天都有七千多块铁相互淬励。

每天都有画师在用心血描绘,线工施巧手编织。

每天都有各地的金铜铁匠和木匠同时把自己点燃。

每天都有能工的匠石运金,添柴加薪和日月经天。

终于,一座红色宫殿依山筑伏,逾越天险。

终于,一处“涌莲初地”群楼重叠,立地成佛。

终于,一堵墙背后的一群人依然暮去朝来,悦近来远。

法王洞文成公主像

从没想过要离开。

就这样坐成“曲杰竹普”的一尊慈善。

坐成红山顶上的番旗,结跏趺坐和姻亲之好。

把吉祥八宝与四合如意的贞观凤尚穿在身上。

把《诗》《书》融入“一半胡风似汉家”。

把往来的商贸与八千里之外的分担铺在路上。

把嘱咐、承诺、分忧解难和知书达理记在心头。

将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请入。

将耕作、造酒、碾砮、纸墨制作带携入。

将缙绅、蚕种、纺织和普度众生的大佛带入。

将一棵公主柳的大悟与博学多能载在大昭寺前。

在一座岩洞式佛堂。

一位远嫁中原女儿修行成宫堡。

做相册

张剑峰

父亲亲过80大寿,一直为送什么礼物而烦恼。买衣服,他们说不要;给红包,显得太俗;买保健品,他们又嫌贵。思来想去,还是决定给他们做一本相册。

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!首先是挑选照片,遗憾的是父母年轻时没有拍过照片,直到随我一起生活后才慢慢有照片。十多年来,我们一家人去了很多地方,北京、南京、西安、庐山、黄山、苏州、杭州等地,于是我按照时间先后以及游玩的地方来选照片。由于时间跨度长,照片散放在不同的电脑和硬盘里,我开始了寻找片源之旅……

最早的是在2008年,我结婚时在老家拍的照片,那时父母65岁,面色红润略发福,精神面貌很好。看到这些满是笑容的照片,瞬间,记忆的闸门开启了,如汹涌的河水灌入我的脑海中……

一张张照片记录了美好的时光,饱含着动人的感情。其中一张母亲大笑着用红背背背孙女的,她说这条红背

带背过我的,现在用来背你女儿,一代代传下去。我觉得好看又好笑,就把这个场景拍下来。很多照片如果不看拍摄时间,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拍了的。当看到去庐山游玩的照片,我回忆起父母一路兴致勃勃地参观,不知疲倦地上山下山,还在三叠泉留影,那时他们的体力真好!

我们一家人去了很多地方,周末去苏浙沪一带,寒暑假就去远一点的地方。每次游玩都会拍一些照片,每次带父母出去玩,他们都很高兴,但又怕花钱,就说吃住差一点没事,只要能出去多看看世界!记得父母第一次坐飞机到北京,非常好奇和兴奋,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,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逢人就谈坐飞机如何如何……

最近几年,母亲的身体大不如以前,加上疫情和二宝出生,出去玩的机会很少,拍的照片也少。有时在家里拍一些生活照,记录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。虽然照片年年拍,但每年都不同。时光过得真快,一晃父母已成“八零后”了,女儿从襁褓中的婴儿长成了大姑娘,自己也从青年变成了中年!

我从中精挑细选了两百多张照片,用

春天送你一首诗

耿艳菊

每天去地铁站都要路过几家小院,很破败的样子,其中有家小院是收旧货的,院门口放着很多旧电器,院外邻着马路的一小片地方也被开拓了出来,洗衣,种菜,洗漱,都在那里。收旧货的是一对中年夫妻,常常见他们默默地打理自家的日常,冷风里我裹紧了棉衣行走,而他们依旧处之泰然。

一天早上,我和往常一样急匆匆往地铁站赶,远远地就看见收旧货那家院子外的柳树摇曳曳,鹅黄的嫩芽泛着新春的绿意盎然。心底陡地一敞亮,也有几分惊诧。仿佛一夜间的事,春天就来到了枝头。

再近些,发现距柳树不远的那棵梨花树苍黑的枝上有三五朵雪白的花。柳色黄金嫩,梨花白雪香。如此残破的地方竟也有诗家清景,涌现着春天的朝气和喜气。

收旧货的女人正在飘拂的柳枝下晾衣服,男人在梨花树旁边端着碗吃早饭,两人都静默着,一股甜蜜在早晨的空气里荡漾。

蒋勋在《此时众生》中说:“春暖以后,穿着布衣,看着街上花花绿绿绱罗绸缎,繁华耀眼,真是人世风光。”春天就是这样的恩泽万物,众生平等,不分繁华破落,花花绿绿的热闹耀眼是人世风光,布衣家常,漂泊异乡的人也能感知人世的甜蜜美好。

有人喜欢油菜花,被它的美所震慑,说春天就是黄黄的油菜花的模样。“全树开成一朵花”说是海棠,杜茶村咏《海棠》的诗句,也仅仅是这几个字,虽然只出现在衰败的《随园诗话》里,却让千千万万看到的人喜欢,从此在光阴中永垂不朽。再看看梨花,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里说:“都说梨花像雪,其实苹果花才像雪。雪是厚重的,不是透明的。梨花像什么呢?”

柴垛是故土的一缕情思

董国宾

太阳升到半空,快活的阳光扑到地面又弹起来,我裹一件被暖阳照醒的小背心,斜着身子瞧了一眼院墙外长歪的细柳树,一抬脚就来到西墙边的柴垛旁。

柴垛在院子的最西头,不挪窝地待在一天天过掉的时光里,自从娘把它安放在一个安静的归处,它就按自己的方式生息与变老。一天紧过一天的日子里,风多起来,树叶在空中翻卷,黄土梁瘦得只剩下一条细细的肋骨,肋骨上挂着几户人家,一家一户的院门被风吹得开一合。村西头的一棵柳树死掉了,无数老不掉的树就扎成堆,聚集在一个叫故土的地方晒太阳,一条条根脉在黄土梁的园子里生生不息地打磨岁月和时光。风能把人刮歪,把瓦片从房顶上打落,但不能把一件件已经做完或未竟的似黄沙一样卷走。天滚着天,月滚着月,年滚着年,浓稠的日子一天天走过去又走过来,乡亲们在一股走不完的路上一辈子只做一件事。他们瞪着眼睛看一个个柴垛高起来又瘦下去,瘦下去又高起来,还在四季的阳光下面对一朵花儿微笑。

我家的柴垛还没高过房顶,但垛腰圆硕,一株株禾棵在长满五谷的庄稼地里栉风沐雨,努力长大之后,还要生存得长久

和永恒,于是就在一条土路上,踩着娘的脚印,思想满满地走进黄土梁,走进娘的影子里,于我家鸡鸭鹅共存的杂乱小院里,层层叠叠相拥在一起,就成了我家的柴垛。从最东头水缸旁蹦上几步,我家高大的柴垛就耸在我跟前,滚了一地梦一样蓬蓬的夏草也没心思瞥上一眼。柴垛顶端摩挲着几片青亮亮的楝树叶,矮小的我目视高空,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年看过的地方,看到尽头就是一辈辈人踩出的一条无尽的路。正在长大的我像一片叶子被一场风刮走,又被另一场风刮回来,和几间斑驳的老屋、牛圈、老榆树,还有篱笆墙和柴垛,相约拥挤在同一段时光里御寒和纳凉。一个早晨路旁的树绿了,一个早晨叶子黄了。一个早晨柴垛影子朝西边走,日头偏西时,又回过头来朝东边走。娘日复一日地在庄稼地里锄草捉虫和施肥,娘不知道我家那只白鸡已从柴垛影子里又走到南墙边,还有一只只在鸟鸣啾啾的树下饮水。娘还不知道我是在爬满篱笆墙的花丛间嬉闹,还是在柴垛的一小片影子中又蹦又跳。我的世界里,最大的事情就是把今天的时光过好。

我在柴垛侧影中掏出一个洞,蜗居其中洞可栖身,侧头可遥望碧蓝的天空和穿行的紫燕。日头仍在爬升,柴垛沐在日光中,我把一把把干柴移到柴垛另一边,它们走多远都是家。我一钻进柴垛就隐了形迹,又一个童年的小秘密在柴垛里住下来,村西头村东头的人都不知我的去向。长久地在一个地方踢腿和伸腰,换一下地方,时光就短了一截子。我在柴垛里挥拳,点头,与柴草一同吐纳和生息,快乐的牵牛花在一边吐艳,我的童年在柴垛的影子里一点点长大。

太阳西斜,柴垛染上金色,柴垛的影子在地面上缓缓拉长,在袅袅炊烟里又悠悠升上天际。远去的柴垛,缠绵着故乡的炊烟,缠绕着果腹的五谷和娘的劳作。一缕缕阳光照出的一小片柴垛的影子,是娘的影子,是父老乡亲不停歇的脚步,是岁月里活着的老榆树和爬上篱笆墙的牵牛花掀起的一波波香气,是故土的一缕情思化作一行行热泪,温暖地挂在两腮。

网上的软件排版,再编辑上文字,做成一本60页的相册。当父母看到厚厚的相册时,既惊讶又高兴,夸我有孝心!

现在,母亲时不时拿出相册,戴上老花镜,边看边微笑,因为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!